

走建湖之前目标不是建湖，而是九龙口。“九龙口”的名称雄奇大气，可我一直不知在什么地方？向盐城人曹文轩先生打听，他平静地告诉我：“一片原始的芦苇荡。属于建湖。”

九龙口属建湖县的沙溪镇，建湖县属江苏盐城地区。盐城我走过，写过当地的一系列美食，从鱼汤面、板桥肉到八大碗，但建湖还真的被忽略了，因此江苏作协邀请我参加“九龙口笔会”时，便兴冲冲地答应下来。想象中的九龙口，一定是芦花飞扬，碧水汤汤，而且肯定河道众多，说不定真的有几条河流的景致迎迓我们呐！

九龙口的确是九水汇聚之地，计有林上河、新舍河、钱沟河、安丰河、溪河、莫河、涧河、城河、蚰河九条自然河道，还有南北两个大塘，各有二百多亩的水面，几百年来一片白亮亮的水，传说像两枚“龙蛋”。

九龙口的传说很多，最主要的是一条害人的黑蟒为害一方，玉皇大帝派了九条青龙降服黑蟒，最后龙与蟒同归于尽——印象中龙比蟒厉害，可九条龙战役中青龙却以身殉职，或者龙是小龙，蟒为毒蟒，以九敌一，同归于尽之后，把九条河道留给了后人想象之中。龙是兴风雨带洪水的神灵，可上天入地，可伸缩变形，龙在中国文化中有至高无上的身份，所以九龙口一下子进驻了这么多的灵物，不看建湖有两位名人，远处的是南宋陆秀夫，近处的是前外交部长、才子乔冠华。我走过九龙口后匆匆拜访两个建湖名人纪念馆和故居。

待三首

胡晓明

一

满眼风光水泥墙，人潮滚滚上班忙。
如何城市三春景，不及山窗午梦长。

二

识别狗猫事不鲜，智能神器已翩跹。
如何芳草天涯外，更有仙家天外天。

三

道义东西无古今，雪中送炭胜千金。
如何咫尺键盘上，便有贤人饥溺心。

香港的四季交嬗本不分明，更难有北方秋色的斑斓。香港人只是觉得中秋过后，风渐凉了，便是秋也近了。

香港与广东一带讲究“秋补”。“秋风起，三蛇肥”一语是老饕们品尝蛇餐的行动口号。“起”和“肥”在广州话音系里同押一韵，念起来生脆上口，还带一点进补的迫不及待。

秋风一起，蛇储足养料准备冬眠，正是肥壮，正宜入口。蛇餐在粤、港都算流行，蛇馐菜式林林总总，蛇羹只是其中一道。在港人观念中，毒蛇肉做成的蛇羹，味道更鲜美，补身更有效。蛇餐馆常号称三蛇羹选用的是眼镜蛇、金环蛇和五步蛇等毒蛇，也有的加入无毒的“水律”和“过树榕”成五蛇羹。做时把过水烫熟的蛇肉扯成丝状，与瘦肉丝、冬菇丝、金针丝、姜丝一起烩成汤，勾以淀粉成羹。各蛇餐馆还会有自己的秘方，甚至加上鸡和猫，务令其蛇羹独有自家店的口味。

据说蛇羹的浓香会招来它的对头蜈蚣和各种虫蚁，熬汤时要留意严合锅盖。

香港的蛇餐馆多在横街陋巷，有名气的不出十家。有的蛇餐馆还大致保留了旧时风貌：四五十平方米的铺子大堂，前面是柜台，旁堆几摞三四层高的铁笼，各种蛇包括毒蛇在笼里蜷曲。过去蛇铺收购的

馆和故居。在陆秀夫纪念馆里意外见到陆定一题于1994年的题辞：“观夫陆氏/建姓以来/尚贤尚能/裨益社会/载于史册/世称望族/愿我同宗/缅怀先德/竞相砥砺/长葆荣光，”在陆定一充满自豪与虔敬的题辞前，我猛然想到他们是同宗！包括更远些的陆逊、陆机、陆云、陆游，直到我熟悉的作家陆文夫、陆文虎、陆天明、陆星儿……

族训与血亲，在一个姓氏面前让你肃然起敬，尤其那个背负小皇帝帝谥蹈海的民族英雄，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中，化身为忠义和坚贞，他从这块土地上走出，走得很远很远，直到崖山。南宋遗民林景熙有《题陆秀夫负帝蹈海图》一诗，对陆秀夫表达了无比崇拜尊重之情：

紫宸黄阁共楼船，海气昏昏日月偏。
平地已无行在所，丹心犹数中兴年。
生藏鱼腹不见水，死抱龙髯直上天。
板荡纯臣有如此，流芳千古亦无前。

走建湖，拜秀夫，应是我此行一大收获，建湖除了陆秀夫，还有乔老爷乔冠华，大翻译家戈宝权，叶嘉莹的老师孙蜀丞，以及第一个进入太空的美籍华人科学家王赣愚等诸多人，行走在江南的土地上，对我这个北方人来说，每一步都新奇，望一眼即传说，历史与文化的积淀之厚重，令人除了叹服岂有他哉！

建湖除了历史文化名人，还有一座朦胧塔，这座塔早于“朦胧诗”近千年，传说当年以蛛网掩护过唐太宗李世民，遂得此名。盐城一带唐朝传说颇多，譬如东台县就有一座传为尉迟恭孝母而造的高塔，建湖又逢救李世民脱厄的朦胧塔，但李世民和他的将领们似乎没有在这一带战斗过，或许盛唐气象留给人们过多的记忆，加上各种话本、演义和戏曲，都附会在了塔们的身上。这有些像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讲过的

是本地人抓的蛇，如今内地南方各省人工饲养的，源源不绝供港。

大堂中央摆放几张桌子款客，讲究一点的喜用酸枝红木。食客坐下，有时能近观捉蛇剖蛇的那一场惊心。

一般人特别是北方人提起蛇都心有怕怕，就别说是去抓了。能捉笼中蛇的被称

秋风起，三蛇肥

黄虹坚

“蛇王”，那是尊称，也是对勇气和技能的赞美。香港山多，时见蛇闯民居。香港警署备有蛇王名册，一旦有人报警，便查清附近的“蛇王”出动。“蛇王”入户捉蛇，是一场身手生猛洒脱的好戏。

“蛇王”中也有巾帼英雄，一招一式比男子更加养眼。

蛇餐馆每到“蛇王”现身抓剖毒蛇，门口便密勾围了一圈看热闹的中老年男人。他们双手勾后，脖子伸长，两眼瞪直，生怕错过每个细节。

“蛇王”那一刻是工作，也多少带一点表演。其步姿节奏，也实在值得喝彩。

蛇王抓蛇有各种套路。有的从尾抓起，顺捋上脖；有的则钳住蛇脖，控制蛇身。不论

我在广州读小学时就上台演过戏。记得在一年级联欢会上，老师让我在一出戏中扮犹太善人，把马让给伤残者骑，服装是穿一件睡袍。后来几年，我还和同学一起自编剧本上演，都是些胡闹戏，引家家长们一笑。

可惜1938年到了上海，就没有上台演戏的机会了。可我还是爱话剧。正好当时孤岛有地下党领导的戏剧活动，话剧表达了大家抗战的心声，我成了话剧迷。上海剧艺社演一个戏，我去看一个戏。

有一回看左拉的小说《酒馆》，写一落魄者借酒消愁，竟成酒鬼，这种事我在生活中见过，于是根据小说写了一个剧本。我记得剧本开头还引用了我父亲的口头禅：“富贵心头涌，贫穷懒惰眠。”

这剧本得到倪海曙老大哥的称赞，他还帮我改掉一些广东腔字句。圣约翰大学的朋友见这剧本，觉得好，要拿去上演，可惜他家失火，是当时轰动的武定路大火，剧本烧掉了。

此后我没再写过剧本，但翻译过剧本。我译的第一本书就是前苏联剧本《神奇的颜料》。后来我还译了前苏联剧本《雪女王》《十二个月》等等。

正因为译剧本要纯正的普通话，所以我有一个时期拼命学北京话。成果是取法乎上，懂得乎中，我的普通话说得过去。

如今我不看话剧，因为我爱上了京戏。我倒希望今天的小学生也排演些话剧，既可自得其乐，又可在文学上得到滋养。

一段话：“如同苹果树上开花似地产生在人民口头的歌谣，即使没有别的价值，也有很高的历史价值。通过民歌，我们可以重新发现史上传很少提到的无名群众的风俗、思想和情感。”“口头诗歌是没有文化的各族人民所知道和采用的唯一方法，目的在于保存他们的日常经验，保存给他们以深刻印象的事件的记忆”（《拉法格论文学》第9页）把“口头诗歌”换成“传说”便可解释一座北宋时的古塔如何穿越到隋末去掩护秦王李世明了。

写到这里，我要提到在建湖博物馆见到的一把战刀，彭雪枫将军的战刀，上面有他的名字，这把雪枫刀应该是一级文物。新四军在建湖留下许多故事，丘东平、许晴等文艺战士也牺牲在北秦庄，在这里我无意中看到上海老作家杜宣先生一幅墨宝：“晴空丽日近重阳，千里平畴古战场。来到故人埋骨处，难禁热泪湿衣裳。”落款为“丁卯重阳余二日于丘东平烈士墓口占。”丘东平的牺牲是当年新四军乃至文艺界的一件大事，他的死一如牺牲在我内蒙古故乡开鲁县的麦新烈士（《大刀进行曲》的作者），他们都是以艺术家兼战士的身份活跃在战场上和文坛上，最后用自己的鲜血祭奠给了民族解放事业，他们的生命兼有流星的绚烂和恒星的光照，因为他们的身份特殊，使命特别，他们是一手拿枪一手握笔的文艺战士，他们的作品和人品、文品永垂史册。

他们的血洒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从遥远的科尔沁草原到水乡建湖，就历史的意义而言，丘东平和陆秀夫，一个崖山蹈海，一个北秦赴死，都以文人的身份共赴国难，杜宣先生的悼诗恰当地表达了这个意思。所以我愿意借用两句诗结束本文：“千里平畴古战场，纵死犹闻侠骨香。”呈献给丘东平，也献给陆秀夫。

哪种抓法，都不能让蛇喷出的毒汁沾身。毒汁集中在几颗牙齿，也有蛇王首先就拔去毒牙。蛇在手，宰杀方法也各有招式，但多先固定蛇头，剥下蛇皮，开膛清理内脏，取出蛇胆，放进备好的小杯白酒中。

一杯蛇胆酒，由店里出价，购者买了便仰天喝下。得趁那蛇胆儿还在颤动，可能还带几丝蛇血就囫下去。据说那口酒法活血，对关节炎尤见功效。只是要喝，得有点勇气呢！

在尖沙咀、中环的高级酒楼也能吃到蛇羹，那就是坐也端庄，吃也斯文。侍应生把分到小碗的蛇羹端来，再上三小碟佐料：白菊花瓣、薄脆（油炸的小面片）和浙醋。菊花添的是清新，薄脆添的是焦香，至于为何要放浙醋而不是白米醋或老陈醋，坊间各说各理。其实不管加什么，为的就是两个字：好吃！

比起来，我还是爱看深水埗、旺角街头蛇餐馆的景象：寒秋深夜，下班的人匆匆返家，停下脚步，埋头“呼呼”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真材实料的蛇羹。那是多么地有滋有味，又是如何地满足温暖！

因为柿子，这种金黄色的甜饼成了一道秋冬时节的美食。



秋风过大江，满目稻田黄。小村炊烟起，老妇蒸新粮。

（中国画）老树

开学季，这所老年大学的所有教室，又是满满堂堂。国画山水班的教室里，讲台前大黑板上，悬挂着一张白宣纸，范先生正在示范山水画的“勾、点、皴、染”等技法。满座白发花白发，还有已将银发染得乌黑油亮的老学生们，神情专注，盯着老师的一举一动。

突然，范先生发现，教室最后靠墙处站着一位老者，伸出手指，在自己的衣服上比划着，像是传说中的王羲之在身上练字模样。范先生忙招呼他：老先生请你坐下来。这位老先生说，老师，我是旁听的。

这倒奇了，老年大学难道还收站着听课的旁听生？课间休息时，范先生一问，才知其中缘由。

这位看起来七十多岁模样的老先生，实际年龄已经八十出头了。开学前他带着身份证，来此地老年大学报名国画山水班。接待人员看了证件告诉他，你的年龄已不符合报名条件了。因此此地基本不接受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报名，如果实在要参加学习，就必须有子女陪同前来办理相关手续，也就是要让子女签下一份在此学习期间如发生身体意外与学校无关的证明。

老先生无子女，老伴也不在。他向接待者说明这点后，又说自己身体一向健康，现在生活上都是自己管理自己，每年的体检指标也都正常，希望接待人员能网开一面，让他破格入学。但接待人员坚持规定不松口，又说报名早已满额了。老先生无奈之下，打听到国画山水班的具体上课时间后，就携带着一张钓鱼时用的折叠凳，趁大家不注意，坐到了教室最后面两排桌椅空隙处。刚才只是因为老师示范时，他座位低，没看清楚，就不由自主站了起来。

老先生这样诉说时，教室里的学员们都充满同情。大家七嘴八舌发表感想。有的说，孤身老人太寂寞，应该到老年大学参加学习，广交朋友。有的说，活到老学到老，应该让身体健康的高龄老人也有参加学习的机会。也有的说，现在老年大学报名太难了，因为名额有限，他是报了几次好不容易才报上。说到这点，大家更有同感。于是有人就说，他家附近有所大学，已迁新址好几年了，原址的这所大学空关了好几年，如果能把这样的空学校利用起来，开办老年大学，该有多好……

正说得热闹时，一位负责报名的教务人员经过教室听到动静走了进来，发现老先生这张熟悉面孔，就询问起来。

老先生开始情绪激动，大声说：现在全社会都提倡照顾老人，八十岁的老人上飞机上火车，都可免排队优先进站，七十岁朝上的老人进旅游景点也可免票，可是我我要报名参加学习，为啥就这么难？年轻轻点的人还有时间等，我已是八十多岁的人了，还有几年时间可等？老先生又说，我是准备今天再来向你们说道说道的，既然座位已经满了，我自己带个凳子来旁听一下，可以吗？说着他又从随身包里取出一叠已经泛黄的物件来，原来这是他工作时多次获得的先进劳模等称号的奖状。老先生说，你们看，我工作时也是有贡献的，凭这些证书，现在能不能照顾我一点呢？……

上述故事，是我与范先生聚会时听到的。范先生说到这些时，很动容。

